

皆山閣文鈔

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80

10

15

20

25

30

35



皆山阿文鈔  
古人垂教  
其於  
世道  
人心  
實有  
裨益  
凡我  
士人  
不可  
不察  
也

山阿文鈔

山阿文鈔

文庫11  
A1280





皆山閣文鈔

靜齋堤正勝威卿著

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知風於月暈之始知雨於礎潤之前是魯人之見耳  
古所謂先見卓識之士見角知馬見足知蛇故吾之  
見雨與霽也雨不見之於雨必見之於霽夕不見之  
於霽必見之於雨蓋天下之不能無治與亂也猶天  
之不能無雨與霽人但知其霽之為霽而不知其霽  
之已兆於甚雨積霖之間如是者曷足以知斯文之  
重耶夫道非文不傳而文實載道之器則其關係于世





教固矣。以吾思之。文章之重。不在世治道行之日。而在天下混亂風教委地之時。何者。天運否塞之世。天下靡然趨利。苟利之所在。雖君臣父子骨肉之間。亦不能相顧。甚者則至不知三綱九法之為何物。然積霖不能以無霄。何知今日之否塞。乃非致異日豫泰之美邪。而其致之者。文章也。傳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熄。嗚乎。道之不得其人。也不能以自行也。方其未得其人之日也。不得不託之文章。以待其人於後世。使之施之。夫郁文之化於世。運顛墜之後。然則持道於殆滅。制治於方

亂。其權獨係于文章。魏文帝知之。故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雖然是豈易致乎哉。凡言論高而濶于事為者。不可行。意正而不知勢者。不可用。洞見時弊。而知理不深者。有病。是故堯舜禹湯。群聖人之道。諸子百家之說。古今治亂興廢之迹。能於其胸中。皆包綜參覈之。考之古。以驗其可行。揆之勢。以察其可用。度之理。以審其無病。然後浩然發於語言之表。故其為言也。大之則天下。小之則一國。莫施而不得其宜。莫行而不得其功焉。是謂之不朽之文也。如其不然。何以為經國。何以為不朽。後之萃其詞。英其言者。



支非不工也。然其胸中已無有所蓄。則其發於此者。亦無所裨益於世。故文或效汗牛之多。而皆華翻英。摧莫之能傳焉。猶且自稱以為經國不朽之事業。是何異於隻鱗為龍。涓滴為江河乎哉。

論長湫戰上

弱固不可以敵強矣。而有術焉。其弱未易乘也。衆固可以制寡矣。而無算焉。其衆未可恃也。長湫之戰。豐公可謂無算矣。凡人之情。其所甚愛。則其慮之必深。其所甚患。則其思之必熟。故我之謀雖密。兵雖潛。苟出其所甚愛。甚患。則彼必知之。故用兵之法。可使敵不能知我之所為。則於其不能知者。以行我之謀。如不可使敵不知我之所出。則因其所已知者而謀之。參河。東照公之所甚愛。甚患也。而豐公襲之。是誠為必勝之策。然我已出其必知之地。而謂使敵必不



能知。則其所以取敗也。嗚乎。使豐公因其所已知者而謀之。則信雄東照公可擒可降。信輝可不死。而東照公亦不得如是之木揀。夫兵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得不趨。誘敵從我。所為一戰斃之。是孫武子之所貴也。故我潛發輕騎。卷旗啣枚。行數十里。乃逸其囚。使之審知我掩襲之狀。因陰設奇伏。扼阻隘以待焉。則雖以東照公之神智。其勢必不得不捨彼救此。而豐公分大衆。一則取小牧壘。一則親率之。風奔電馳。前後擊之。勞佚之形已變。主客之勢易其方。而身已致於人。則吾知其三方原之敗。又必在於長湫也。我乃乘其

機。舉參河。臨尾張。則信雄必望風而降。吁。豐公擁十萬之衆。特不達此。卒自取覆敗。可不謂無算乎哉。雖然。豐公豈不知此者邪。故吾嘗謂豐公之不出此。蓋以信輝欲中川清秀之也。賤嶽之役。豐公假手於盛政。以殺清秀。又以清秀餌盛政。以大獲奇勝。彼其心曰。吾內殺所忌之清秀。外滅所患之勝家。所謂一舉兩得。計莫善焉。故斷然又以信輝餌。東照公何者。豐公本織田氏捧履奴耳。雖一旦投其機。雲蒸龍變。以至於此。彼織田氏之宿將舊臣。豈敢其北面事之耶。而豐公亦知之。故天下已定。無故殺氏郎。無故奪



成政之領地。無罪削信。雄之封國。是皆猜忌之根。于其心者。至死而不已也。顧其發之。先從清秀始。然今今之時。如無故殺之。則吾得猜忌之名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弗為用焉。餌之敵。則滅敵之因得。而猜忌之跡不見。夫豐公試之清秀而成。其烏得不施之信輝。然則豐公非無算也。而算非其算。故其失卒。歸於無算焉。故君子以誠信待士。不以照術成事。

治本論藩治

車無輔必覆。瞽無相必蹶。人君而無輔與相。吾未見其不顛沛而隕越也。夫天子為天子。諸侯為諸侯。雖治有廣狹之之異。其所以御臣民之道。則未始不同也。蓋人君率皆生於深宮之中。長成于婦人閹豎之手。允天下之形勢。人民之情偽。與夫古今成敗之迹。治亂之理。茫乎其莫知也。乃欲使無知蒙昧之人。代天撫民。所謂天下之至危至險者。譬如逐鷄以赴千仞之谿。豈不岌岌乎其危乎哉。是故自堯舜三代之聖。以至五伯之賢。莫不皆求賢輔良弼。而師事之。父



尊之。俾之。能匡成已之德。然上古邈矣。苟欲視其迹以自鑒。則請不求之於遠。而求之於近。不求之於異域。而求之於本邦。夫事在本邦。而所最近於今者。則莫若我東照公。々々々嘗擇酒并忠世土升利勝青山忠俊使之為。大猷公輔。又命成瀨正成傳尾張敬公。安藤直次傳紀仔南龍公。中山信吉傳水戶威公。夫東照公冒霜露。涉艱難。所以救萬姓於鋒鏑之下。而置之泰山之安者。待大猷公。然後制度文物始備。以大瀨振古未有之至治。而大猷公之剛明英武。亦得三輔而愈盛。則天下今日之治。未必不在三

輔翼贊之功之所致矣。而三藩鼎峙。各鎮撫一方。能翰屏皇室。以為幕府之輔翼。至今而不衰者。實以敬威南龍之遺範得宜。而其三公之賢。亦未始不由成瀨安藤諸傳之力也。蓋賢君得良輔。則賢益賢。闇主有賢相。則必不至敗亂。是君無賢無不肖。不可以一日無輔相。其理豈不章々易知也哉。嗚乎。治道之降久矣。何其隆于古而衰于今也。抑人君獨賢於古。而不賢於今邪。以吾思之。唯坐其無賢輔相焉耳。今之諸侯。且無望其能師事于其臣也。但其得輔相。有如古三輔者矣乎。無也。有如成瀨正成者矣乎。無也。有



如安藤直次者矣乎。又無也。蓋天下之大。無世無其人。而未嘗聞有之者。何也。然則今之所取焉者。其可知矣。蓋不以其賢。而以其門閥。不則必其父祖有功。勞者之子弟也。甚者至于廢其官。置之不問。若是而欲比治於前代。是何異乎車無輔。瞽無相。而欲行千里之遠哉。

良齋子曰。議論純正。果能使方今諸侯如此篇。則君賢臣忠。藩國之懿可期也。奈何人主無此心。而徒為權臣所壅蔽。悲夫。

### 設險守國論

守國可以無險耶。曰。國設險。然後可得而守。故國無險。則凶。然則國得險而守之。乃保其不凶耶。曰。恃險則險失。其險。故國恃險則興。古之能守國者。設險而不恃險。是其所以持國勢於未危。而屈敵於千里之外也。昔者安祿山反于唐。天智帝築水城於筑紫。置防堡於壹岐對馬。夫祿山之反。曷興於我。猶且修守備者。不備于不虞。不可以應於卒然之變也。况敵勢鴟張。伺我罅隙。一日深於一日。而不為之備乎。虎狼逼境。不設陷阱。必將噬人。故易曰。設險以守其國。



然則國阻山河。負丘陵。得天下之形勝者。其可謂之  
得險耶。曰否。阿部貞任據烏海。地形非不善也。城寨  
非不固也。不足保其身。北條氏政負箱根之險。不可  
謂非形勝之地。而亦以不守焉。繇是觀之。雖有險不  
可以守之。非不可守也。唯險之恃。而不知所以守之。  
故險不為其險耳。天智帝修守備。豈獨恃之。顧其所  
恃。則必有不在此者矣。以吾思之。廟筭一定而不易。  
擇將有道。振作士氣有術。水陸攻戰之具有備。糗糧  
有蓄。鍊兵習戰有法。號令嚴明而賞罰不濫。有素料  
敵有方。察彼我之強弱虛實。而後動有機。蓋修此教  
者。以自恃。而吾亦謂之設險也。夫有所險。然後可以  
能守彼險。而禦外侮。不然。幾何不蹈阿部北條氏之  
覆轍也。吳子曰。在德不在險。吾謂德矣。不為險。矣。  
不輔德。恃德不設險。非德也。恃險不脩德。非險也。苟  
不審斯二者。何以守國。



菅原道真

雖一辭讓之行。足以為高於世。苟無足以變天下之  
勢。救後世之患。則君子必降其志。以行天下後世之  
計。惜乎菅原道真。負天下之才。乃弗能出于此也。夫  
僭竊王室之權。釀成後世之患者。非藤原氏乎。自淡  
海以外。咸秉政柄。至忠仁之顧命。昭宣之廢立。藤原  
氏之權。日趨彊盛。故以孝先之賢明。猶不能自定嗣  
子。吁。天下之勢。誰知其所底止。志曰。為虺弗推。為蛇  
奈何。今也藤原氏之勢。殆將為虺。然制之於今日。則  
猶為可及焉。故抑藤原氏之權。變天下之勢。救後世



之患。唯斯時為然。捨今不制。則駸々乎不可復治也。  
宇多帝有觀于此。故擢道真於博士。置之台鼎。洎于  
醍醐帝與宇多上皇議。有閑白密諭之命。則豈非世  
運興替之一大機會乎。俾道真受而不辭。則其變天  
下之勢。救後世之患。顧一及覆手之易耳。道真無才  
則已。其才足以制天下。無德則已。其德足以服天下。  
夫以有為之資。遭有為之主。當有為之時。任有為之  
職。所謂千歲之一時。又安得辭之。意其辭。截人頭則  
可。辭右大臣則不可。辭右大臣則可。辭閑白則不可。  
以余思之。道真之致諛。間亦由辭閑白也。蓋閑白人

之所同欲。故譖之於其未為閑白之前。則足以惑人。  
譖之於既為閑白之後。則不足以惑人。不獨不足惑  
人。乃使人疑其心。故其譖一也。勢異則聽者之心乃  
變。是必然之理。無足怪者。且俾道真居閑白之職。以  
生殺予奪之權。歸之於其掌握。以匡正天下之刑政。  
則諛慝奸邪之徒。皆必悞然。恐懼無肯開其口。如猶  
譖毀不改其心。則是亂政之賊耳。亂政之賊。孔子嘗  
有兩觀之誅。况二帝密諭之命。專在柳藤原氏。則褫  
削其籍。竄之四裔。投之魑魅豺虎。又曷不可也。峻阪  
五千仞。運車以行。益帝前則却。豈可中止。道真進退



何以異此。而猶必欲中止。是其所以敗也。夫君子之事君也。不患其身之敗。而患其君之德有累。道真以辭閔白。身自致諫。聞又遂以此。致使有帝德之累。故於其辭閔白。吾深為道真惜之。

天津皇子論

壬申之變。世皆以逆取順守論天武。吾於是知大津皇子之叛。乃出于天武所為也。夫發非常之端。犯天下之大不韙。曾不忌憚。顧疑於其間者。必有所恃於其心也。蓋天武之舉兵。其事隱諱。不可得而詳。然白鳳十五年間。天災地變。蝻起蠅集。吁。是豈偶然也哉。如直史如董狐者。大書特書。無敢隱諱。則邪正順逆之分。顯然彰著。必有目不忍見者。而大津親見之。因自以為天武已如是。而能踐天位。吾且襲其故智。逆取而順守之。是亦可以有天下。故斷然出于此而不



疑焉。古人有言曰。其父殺人復仇。其子且行弑。豈非必然之勢乎。史稱新羅僧行心相大津曰。皇子骨法非常。久居下位。竟難全身。因勸逆。由是懷異志。以余思之。大津豈待一浮屠而然哉。夫大友。天武之姪。而持統之弟也。而天武倚之。持統角之。必寢處而後已。今大津之於持統。雖有母子之名。其實非其所生。而草壁又異母兄。則亦何所憚。且其殺姪殺弟。與幽異母廢異母兄。罪雖不同。其為不義則一也。苟能舉大事。逆取而順守之。亦可以購其罪。是大津胸中專以天武為準者也。吁。使天武無濟則大津。使大津能濟其志。興典禮。定法制。撫恤黎元。皆如天武。則天武耳。然則其叛必決于天武得志之日。而非兆于浮屠一言之時也。嗚乎。世之大姦。巨猾。以逆取順取之說。藉口天武者。必從大津皇子始。是故古之聖人持已嚴正。立言平夷。不敢為危險。如不幸躬當至變之運。處危疑之間。其勢雖或有不得不出于此者。猶未輕發焉。必料天下之大勢。察後世之利害。審天命人心之故。然後敢行天下之大權。顧其行大權。必出于萬不得已之餘。而後可以噤後世姦猾之口矣。壬申之變。天武得已而不已。乃致使大津至此。亦豈得已乎。天



壬申之變。議者以為起於天智。果如其言。則曰大津之叛。出于天武。亦可也。

坂上田村麻呂

坂上田村麻呂。征蝦夷也。規模宏而志識遠。固不待贊稱。顧有一事。致後人之疑者。不可以不辨。弘仁之變。嵯峨席忌。其為上皇用。遠進大納言。以固其心。後世遂以此疑其心。專在官爵。乃曰。使帝無進其官。則彼必翻然。鷹舉。且公以此從彼也。嗚乎。亦不思耳。平治之亂。源義平聞變。馳至信賴。欲授之以官。義平辭曰。嚮叔父八郎辭藏人。不拜。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夫平素不加優渥。臨事之急。迺餌之以官。為朝義平皆辭之。誰謂田村以三朝元老。曾不及黃口。重



髻者之所為耶。以吾思之。其不辭官爵。乃其所以不  
欲官爵也。儻俾其果欲官爵乎。乃不受帝官爵。而受  
上皇官爵。何則。當時天下之權。已係田村一人。從帝  
則帝勝。從上皇則上皇勝。方是時。辭已授之官爵。駘  
已率之精銳。而從其急遽。倉皇未遑。官爵招之。上  
皇使天下形勢。能一定於彈指轉瞬之間。則其德之  
豈不深乎。德之已深矣。其報之豈不渥乎。顧其顯榮  
寵祿。必有倍蓰於從帝者。田村不以此時為意。晏然  
以大納言自居。欲官爵者。果如是乎。人之情。欲富則  
必蓄財。欲貴則必貪功。苟有蓄財之心。則無分財之

心。有貪功之心。則無讓功之心。何者。財不多。則其富  
薄。功不大。則其爵卑。故讓功與貪功。亦可以見其欲  
官爵與否矣。上皇將東也。文室綿麻呂有罪。繫于左  
衛士府。田村知其可用。奏釋之。與俱行事。夫田村才  
略不世出。其制天下之變。易如反掌。亦何待綿麻呂。  
然不獨自有其功。以推之綿麻呂。欲官爵者。果如是  
乎。吾故曰。田村不辭官爵。乃其所以不欲官爵也。千  
金之壁陳庭。則目為之眩。顯官好爵在前。而心不為  
之動者。雖賢哲猶難能。况將帥之常情。專在乎顯  
榮寵祿者乎。田村以將帥之任。能為賢哲所難能。嗚



乎是不尤可偉乎。

源義家

王室已衰。兵馬之權。歸于武人。而推之所歸。不在平氏。藤原氏。而在源氏。蓋源氏之業。溢溢於鎌倉氏。旁流於新田氏。足利氏。而至。德川氏。成百川朝海之勢者。乃得非濫觴於義家乎。天之所予人者。有數。吉凶禍福。皆以其類。應。平重盛。忠乎王室。則宜其永天祿也。而歲未及中壽。忽諸即世。其慶澤之流。乃在織田右府。然則源氏之興。實有非偶然者。義家征清原武衡家。衡三年。終能斃之。其功偉矣。而朝議以為私闕。弃而不錄。是藤原忠文之所憤懣。至死而赤松園。



心之所嚮。舉投賊也。當是時。板東將士皆為源氏私屬。是豈非怨朝議之不經。而服我家威信邪。吁。以我家威信。投將士離心之間。決策舉事。移檄諸源。鼓動四方豪傑。驅百戰鍊磨之兵。飈馳電擊。誰能抗其銳鋒。雖乃負高氏之名。萬無我貞之敗。而開賴朝之業。必矣。我家不以然。介于其心。夷然忘其功。勞奉。上愈恭。則宜其為天之所予以罷祿也。而身終不過從四位下。何也。抑二衡強虜也。以我家才略。猶且待三年之久。始得誅鋤之。如使他人當之。則一敗膽落。嵐窟獸逐。方怨賊氣。江張流毒之慘。必不止于足柄。以東

也。乃謂我家之功。蓋天下可矣。夫功蓋天下。而賞不加。豪髮。勞積三年。而恩不施。銖銖。威信被東北。而爵不進一級。乃負以私鬪之名。屈亦甚。水不壅。則其流不遠。以我家之屈。後世寧有不興。然則如藤原保則。亦誠其人矣。而子孫竟無興者。曰保則之功。固足興其子孫。然沮其賞者。基經也。基經非藤原氏乎。顧有功而不得賞者之足。以興其子孫。則沮功而不行賞者之足。以衰其後世。今建功者藤原氏。而沮功者亦藤原氏。其功其罪。足以相贖。故保則之興。我家未可以同年語矣。由以觀之。源氏之興。數也。非偶然也。雖



然。數在天。制之則在人。苟能修人事。雖其數不在我。局不可挽回。向使王室能明政刑賞罰。以收天下之心。則雖以義家威信與功勞。豈至使其子孫總攬天下之權也哉。蓋歐天下之人使之<sup>歸</sup>其子孫者。王室為也。非義家為之也。

和氣清麻呂

自神武建業二千有餘年於今。皇統一姓。聯綿相承。其基業之隆。巍然卓絕於萬國者。雖因天意。抑亦三臣之功使之然也。何謂三臣。曰。大化初。獲我入鹿。懷非望。神君累卵。則有若藤原鎌足。翼中大兄。以誅之。元弘正慶間。北條高時執國命。天子蒙塵。則有若楠正成。首倡大義。鼓動四方勤王之士。以收天下於蟲賊之手。徵此二臣。則鴻業或至乎熄。然以天智之明。以後醍醐之雄。傾心結士。是曷患其事不濟。況當時不乏瑰傑奇偉非常之才乎。至和氣清麻呂。則上



無所翼。下無所賴。而皇統之絕續。唯係一人口舌之間。其事難為。復非二臣之比也。史稱阿曾麻呂媚附道鏡。矯宇佐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位。則天下太平矣。孝謙帝惑之。詔清麻呂受神教。嗚乎危矣哉。令清麻呂微有意於招大官高爵。則祖宗在天之靈。乃汙緇素堂々二千餘年一姓相承之天位。乃為圓顛入定之地耳。清麻呂正言一喝。以挫其姦。使神武之天下與天地傳于無窮。其功顧有過於櫃中藏劍。藁人挫敵之勞者。而世不察焉。但稱二臣之功。而不稱清麻呂之功。故吾不論二臣。獨取清麻呂而論之。夫二

臣之於其君。固所與共患難。而其遭逢之感。亦足以激發其心。而忘其死。且俾其事有濟耶。則富貴可取。台鼎可致。故雖非其性忠。我如二臣者。猶能為之而不辭也。如清麻呂則不然。道鏡方得罷幸。手握生殺之權。誘之以大官高爵。惧之以湯鋸鼎鑊。方是時。一言之發。禍福之機也。故自非其忠義根于天性。而氣節卓立于萬古者。誰能辭大官高爵。而犯湯鋸鼎鑊之嚴乎。東照公有言曰。直言難于一番鎗。今以清麻呂之功比之二臣。則一番鎗也哉。雖然。使二臣易地。則皆能為清麻呂之事。使清麻呂當二臣之地。則



吾未保其所為果如二臣乎否也。

本多正信

本多正信之功。與井伊柳原諸將孰高。曰正信高矣。諸將皆不及也。杜如晦房玄齡之相唐也。無可錄之功。然問佐命元勳。則不曰李靖李勣。而曰房杜劉基之佐明也。功不太顯。然定天下大勢者。不曰徐達常遇春。而曰劉基。蓋帷幄之謀。臣者。不唯使敵不知其計。雖吾將士亦不使之知。故不唯當時不知其功。雖後世亦莫之知也。老子曰。至為如無為。然則功不在於昭々之外。而在于冥々之中者。其為尤高耶。正信之功。東照公猶房杜與劉基。則其功亦豈在于昭



々也哉。吾嘗觀其所以輔東照公者。公言善則極口稱之。言不善則雖為不聞。公或震怒詰責其臣。正信亦譙責之曰。汝父祖有某勲勞。而汝何以如是。公聞之。怒即解。嗚乎。如正信可謂能諫。君於不諫。恤人於不恤者矣。而其將順之義。匡救之善。既已如是。則其所以成君德于冥々者。豈淺鮮云乎哉。至升仔柎原諸將。則功名彰著。天下後世皆莫不知之。然其為功。率皆斬敵擄旗攻城略地之事。未嘗聞有匡救君德如正信者。則是二李徐常之流耳。余故曰。諸將皆不及也。雖然。正信之出乎此。蓋欲以此贖其罪也。何

則正信始黨浮屠。以君父為仇讐。其後雖悔其過。以歸順。以法論之。罪固在所不赦。而東照公不帝宥之。又重用之。吁。人至此。誰不奮然感起。欲報之以死。况正信之才之智。迥出于等夷者。豈求以區々之小功。而贖彼大罪乎。然則其為功也。非為其君。乃自為也。而其所以成功者。乃東照公用之。功非正信自成之也。正信蓋知之。故不敢自功。退然卑遜。受封不過二萬石。自非才之智之高。其孰與乎此。惜夫正信有絕群之才。而德無以輔之。有蓋世之智。而學無以制之。是以其心術之不正。不能以自草。卒譖大久



保忠隣。致使之含冤泉壤。則其贖罪之功。亦烏知不自敗之邪。夫井仔神原諸將。功雖或不及正信。其終始事君之忠。皆發于至誠。功成而不敗。名立而不缺。則正信終不及也。

良齋子曰。論極為公平。文亦抑揚有姿態。

### 漢高不喜儒論

世皆知葉公好龍非真好之。而不知漢高不喜儒乃真喜之也。葉公惡其實。漢高惡其似。葉公好其似。漢高喜其實。嗚呼。喜儒若漢高。可矣。不喜儒若漢高。亦可矣。夫儒莫大乎孔子。々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揭天下之大道。以傳之萬世。故粹而王。駁而霸。允願治者。皆莫不由其道。苟不取法於此。而顧任智力者。雖或一時得制天下。其亾必不旋踵。又安能傳之長久乎。秦皇焚滅詩書。坑殺儒士。其意豈非謂智力可任。儒士不足用邪。而其欲自傳萬世者。二世而亾。漢高



若真不喜儒。則宜焚書坑儒。專任智力。若秦皇然也。而  
事不出此。其解其服。溺其冠。則所謂儒者。非真儒也。  
復若叔孫通。鄧食其。陸賈之徒。皆媿嬰嚙齟。名雖曰  
儒。其實未儒者乎。吁。誠惡其影。當毀其形。不喜其枝。  
當拔其根。真儒若孔子者。宜若何辱之。漢高嘗過魯。  
謁孔子廟。祭以太牢。不喜儒者。固如是乎。意者其所  
以誅兇殘。夷禍亂。能開濟四百年之基業。而興秦皇  
之忽焉。以亡迥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乎。吾嘗觀其  
所以制天下。處後世。莫不悉及乎。秦而原乎儒者之  
道。夫封建先王之制也。而帝用之。嫡庶不乱。先王之

法也。而帝亦用之。且法律。儒之嚴也。禮儀。儒之文也。  
而帝亦定之。制之。既用儒之道。又收儒之用。孰謂漢  
高不喜儒耶。然漢高之所不喜者。未必無其故。以  
吾思之。俗儒文人。言不適於用。談無益於事。徒以口  
舌眩世。曾不達時務。乃漢高之所惡也。吾觀其尊孔  
子。然後知其解服溺冠之必有由也。故曰不喜儒者  
漢高可矣。後之學者。或竭力於鉛槧。茫然不達天下  
之務者。其果在漢高所喜耶。在所惡耶。



留侯擊秦論

子房佐漢滅秦與楚者皆為韓也。非為漢也。蓋子房終始忠乎韓者。非終始忠乎漢者也。何以知之。以其推擊秦知之。嗚乎。子房以不世出之高才深智。就天下之大謀。立天下之大勳。取天下之大名。非所難也。而不從事於此。反行區々刺客之事。蓋君父之讐。不得不然而知臣子之分故也。故自古忠臣孝子為君父慮而辭至高之行。犯至行之名者。皆出于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也。蘓子立言者。乃以子房此舉為不能忍者。子房豈不能忍者。唯於義有不得不然者。故忍



而出于。此爾。夫子房之知之明。而豈不自知其才。既知其才矣。豈不知為伊尹太公之高。而為荆軻畏政之行。記曰。父之讐不共戴天。今君父之讐。傲然居萬眾之尊。以據有天下。乃欲以匹夫之力報之。子房之意。謂成亦死。不成亦死。是固非策之善者。然天下無復有一明主之與秦爭衡者。則伊尹太公之高不可為。而荆軻畏政之行。獨有行而已矣。如曰匹夫讎萬眾。其力不可敵。其事不可成。而恬然安居。欲待夫不可預期之明主。賢王以行其志。是豈臣子之情也哉。故斷然不為其高。忍而行其行。吾嘗思之。其

滅秦與楚者。皆推擊之心為之也。何則。子房之佐漢祖。非漢祖之能用子房。々々乃以漢祖力士視之也。而其滅楚之心。即推擊秦之心也。夫推擊之事不成。而身幸得不死。則不得不假手於漢以滅秦。其後楚又殺韓王成。則其讐秦之心。不得不轉向於楚。但其讐楚深矣。故其為漢慮。亦不得不深。嗚乎。使楚之制天下。如秦之據有天下。而無與之爭衡。如漢祖者。則必以其推擊秦者施之楚。使秦之御天下。如項楚之時。而有與之爭雄。如漢祖者。則必以其破楚者行之秦也。其唯有推擊之心。故因時制變。必出其死力。必



行其志而後止。然則其滅秦滅楚皆推擊之心為之也。後之論子房者。但觀其為漢慮之深。以為漢祖之謀臣。嗚呼。子房豈為漢祖用者。乃以漢祖力士視之也。不然。豈願赤松之遊哉。吾故曰子房終始忠乎韓者。非終始忠乎漢者也。

### 送宮崎大路序

征夷大將軍奉 天子詔。與尔利堅合衆國和親。庚申春。將軍遣使往定其條約。為事甚大。將軍廼令諸大臣擇可使者。且曰。浩洋數萬里。不與我同其風氣。恐有疾疫之患。其擇醫之有學術而技極其精者。於是宮崎君大路以醫負奉其選。從豐前守新美某。豐後守小栗某。航海以行。古之使外國者。其死生固置之度外。故臨事而不懼。當變而不動。乃能立大節。而國弗辱焉。蘇武之使匈奴。富弼之使契丹。亦以此為其志矣。吾未聞其慮疾疫備之以醫者。今諸大



臣之薦某々。亦以其能不以死生為念。則醫真之選。可以止矣。抑慮其疾疫而已。則取其精乎技者可也。曷必待其學術之超群絕倫。然後為可也。余於是知將軍之慮事也。遂且密虜之始末也。犯我國禁。直入江戶海。以常刑言之。一戰禽之。可也。而幕府示以海壑之量。深怒其無禮。而虜猶不悔其過。強梁猖獗。殆有不可怒者。其後倭佛魯之末。皆以彼為準。則此行也。不獨令彼察我之強弱。又必五大洲諸蕃之目所注。而虜之情偽。誠不可測知。則皇國之安危。後世之利害。其所係皆在使臣口舌之間。是蓋所以有

醫真之選也。吾聞當局者惑。旁觀者明。夫使臣與虜定約之日。利害迭陳。難論單辯。必有水涌而海翻者。方是時。俾學術超群之醫。且為旁觀者。一言以持虛隙。下其頂門之利針。藥乎我而毒乎彼。是獨可待醫國之手耳。大路之奉命也。吾視其色。勃然不喜。已而慨然。如有所合。嗚乎。壯矣哉。夫匿實誘人者。未可以輕乘焉。虛聲以嚇人。是易與耳。虜之始末。艦幾隻。眾幾旅。猶且嚇我以虛聲。與虛形。今持一个之節。入乎萬里虎豹之域。不知其忌嚇。同喝乎我。竟果何如也。嗚乎。彼之果弱耶。將無匿實之策。我之果壯耶。虛聲



虛形何能為。大路行矣。赤道之東。熱海之外。典虜酋  
折衝。樞俎間。一言奪其膽。令夫注目者皆魂悸魄怵。  
而征夷大將軍之威。烜赫於五大洲之間。在此行  
也。

### 壯悔堂文鈔序

清初所稱為騷壇老將軍者。曰三家矣。而三家之文。  
各異其勝焉。蓋魏易堂以力勝。汪克峰以法勝。而雪  
苑侯朝宗則以氣勝矣。夫三家互有短長。然各以其  
所長。雄視天下。所以屹乎成鼎勢也。夫文章之尚氣  
者固也。以余思之。不獨文章為然。凡物莫不然。唯蘊  
之々久。則其發最大。蛟龍之興雲雨。驅風霆。亦是物  
也。而朝宗之文。則以此。朝宗少負氣。多大畧。其志存  
乎濟世。嘗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聞者以比周喻  
王猛。夫朝宗遭明氏將亡之時。察天下之勢。審內外



之弊。其於處患難制禍亂之方畧規畫固已瞭然於胸中矣。而其策卒弗用焉。宜矣。文氣鬱勃欲抑而不能也。顧者有言者未必有功。至資兼文武材兼將相。朝宗之與周瑜王猛。或有間矣。而余獨以為騷壇之周郎也。今試以三家喻之。三國魏之才力雄大。是誠土廣人衆兵強壯之曹氏也。汪之法度有餘。氣與力不足者。猶蜀漢之地狹兵寡。侯則以俊逸奇雋之氣行精悍之兵。是乃吳也。而吳之強則獨以周郎耳。但其士衆比魏或不及焉。然試使之爭雄于赤壁之下。魏未可以保無一炬北走之敗。而汪不援侯為輔。終

不能以抗魏。則謂魏之所畏獨在侯可也。何則。文以氣為主。有氣斯有法。有法者未必優於氣。而氣之所存則力之所存也。故余於三家特喜侯。爰就其本集鈔其奇雋快暢尤適意者若干篇。釐為三卷。時出而讀之。頃者書肆某請梓而公之。以問天下。不知大方君子其亦以吾言為然耶。抑以周瑜之才得年不多。是以其業未及大成。朝宗不幸其得年亦與之相若。天如假之年。必能使魏汪並豎降旗矣。嗚乎。當明社將屋。果用其所規畫之策。使之大發其蘊以制天下之禍亂。則其所為之功。雖未能如周瑜王猛之偉。亦



豈無足紓明氏顛覆之患者哉。而不使其一施之事。而徒周郎於騷壇上。余不獨為朝宗惜。亦為明社惜之。

鹽谷岩陰曰立意太巧起落處劇似叔子

北遊撮勝自序

探勝如閱書焉。書莫善於閱人。未嘗讀之書。勝莫樂於探人。未嘗遊之勝。詩若文字。人未嘗遊之勝。其樂猶獲人所未嘗見之奇書珍幅。余之記以行。且從飛剡始。而於毛信之山水。獨忽然于筆之者。府下好遊之士。趾相踵也。詞章相錯也。今復收其奇。則是糟粕耳。八珍之餽餘。不如一鼎之新饌。故毛信諸勝。皆付之人。而獨取其他。乃非敢稱之曰人未嘗遊之勝。吾能探之。又非敢稱之曰人未嘗著之書。吾能著之。但其所蹈而筆。或為人未多蹈。筆未多着焉。雖則未比。



之于獲。夫奇書珍幅。於其所以樂吾心者。亦豈鮮小云乎哉。

亦愛廬記

宕山之東。所見皆為車跡馬塵所犯。無復寸地尺壤之寓韻致。獨有一銀杏之老幹數千尺者。拔起于大邱高閣。擲比鱗列之間。幢々蔭於數百畝外。余嘗過其下。曰。是樹之下。必有高韻之人。先是。余已聞蓬仙川勝君之名。而未及知其人與其居也。一日大鄉百百穀未謂余曰。方今好客愛士。誰有如川勝君者。至其風流逸雅之才。非旗下之士所能及。頃其所築亦愛廬。適成。君固有意見子。且求子之文為之記。請今與子往。余曰。諾。既而入其門。升堂入室。歷廊廡出南



軒。則花卉芬馥之間。聞琴韻微響。乃知其為亦愛廬也。君見余來。將舍琴。余急止之曰。高山流水。豈可中止耶。請君終曲。吾將先閱勝際。因顧謂百穀曰。凡有物必有名。今此園池之廣。房櫳之多。其豈無名乎。吾將指而問之。子請道其名。架水而倚怪壘。似橋而屋為者。何也。曰。是洞口也。笙簫有聲。而白雲見片影。曰。是談茶仙窟也。竹滿洒神韻。先柳在旁。高而重。曰。是小陶園也。梅環荷池。々如璧月。而水湧魚躍。白。是双香園也。水窮。奇石巖虎踞豹蹲。層々如絕壁。其巖有物。如白龍騰雲霄。而簷屋遮蔽之。無其所極。曰。

是為銀杏之園。宕山之東。拔起于大郎高閣之間。幢々數千尺者。子寧不知之乎。余拍手笑曰。吾向以此為有高韻之人。今果然。君愛才下士。自忘其貴。而詩及書並其所能。而琴特極其精微。時或看芙蓉巾。被鶴氅衣。踞榻鼓之。其逸致高韻。見者以為晉代以上之人云。君呼余曰。吾曲已終矣。盍早未酌。余乃洗爵獻君曰。君姓秦氏。秦皇六十七世之孫也。夫始皇之事。千古有定論。余則偉其氣吞宇內而志小六合也。但其基業之雄。已不久於彼。而今遂萃于斯土。可不謂偉乎。抑君之所下接。皆當世之賢士名流。而自擊



劍駘馬彎弓之徒。至夫画工俳匠棋客茶博士之流。苟名技者。皆莫不容焉。是其胸襟之大。非復旗下之士所能及。蓋亦殆小六合者矣。嗚乎。治天下者。果以君之心為心。則多士濟々之美。豈難致耶。君曰。子且酌。莫復言。起而倚水。採琴而歌。唯見銀杏數千尺。幢々出于大邸高閣之外。

### 五清堂記

余嘗遊鈿子港。瀕海過履九十九灣。乃見衡第一字。隱見翠松白沙之間。已而踵其門。則主人出揖余。延至其堂。坐未定也。而戶外颺々有声。或如琴。或如琴。王。余怪而招戶。則老松數株盤屈蔽園。而石之負芝。蘭如羊卧熊蹯之狀者。歷落成態。以與佳竹古梅綴連。是蓋聲之所在也。主人謂余曰。梅松蘭加之竹石。謂之五清。吾已以此命堂。願子為吾記之。余乃謂之曰。子何貪之甚也。夫人得一清亦足矣。何必用五。是故子猷之竹。和靖之梅。元章之石。思肖之蘭。其所得



皆不過一清。而其清操高節。亦得以傳于後世。今子欲併五清皆有之。可不謂貪乎。貪利謂之貪。乞。清謂之至清。利不可貪。清不可不貪。顧今天下以妻孥衣食之故。日趨于權勢之門。為利祿淪沒其一身。而不自悟者。皆是也。而吾未見移其貪利之心。以施之清。如主人者矣。抑世之喜晚塵者。宅非無梅。園非無竹。石而竟不能得其清者。豈非以其貪清猶未太甚耶。然則彼以廉矢之。此以貪得之。如主人者可謂能用貪矣。以余思之。所謂五清者。不在物而在心。主人結廬于九十九灣之間。混迹漢樵。而於利祿榮耀之事。不毫介于其心。唯以烟波風月自娛樂。則其胸中之清。固有不待五清之清者。而猶欲取於區々園中之物。以致其清。嗚乎。其用貪不知饜。誠如是矣哉。主人姓齊藤。名義。字公知。號拳石。善畫。嘗使藹屋椿山。蒲川恒吉。築谷。各寫一清。以為一軸云。



移竹記

南豐鰲城之南。虎尾峯之北。有竹。洒然而疎。是為余  
舊廬。兄士明出嗣中西氏。其家相距不過數百武。故  
余非往見之。則士明必來。蓋每來必坐卧遊息于竹  
間。意甚樂。其後余客遊四方。流落十餘年。卒卜居於  
江戶赤水之上。園不盈數弓。所有唯蘭石。而未有竹  
也。其明年士明之訃至。即欲疾治裝往歌薤露。則路  
阻且長。欲已則非其志。沈痛悲傷慘怛之念。交戰于  
方寸中。腸胃為裂。蓋雖除喪。胸次尚存餘哀。不能頃  
刻忘也。社友某見余久不樂。貽以美竹數竿。時適竹



醉日矣。乃種之蘭石間。爽々然如得其所者。意者余別竹十有餘年。而今乃復得之。翠然之色。憂然之聲。與舊廬之物無異。而其所與俱者。則不得與昔日同。人生變幻。真如一夢境。不知今所種。能使昔久樂耶。將使人悲之耶。是未可知也。雖然。竹余樂也。某之以此慰吾。誠善矣。但其性之所樂。竟不能改。則其感之至此。亦誠有不得已者。嗚乎。知余之感者。其唯竹耶。

### 記二女殺狼

信濃京原村。有女曰肥能。少孤。養於大善院主。一日。昧爽。往斬草于影下山。距村不遠。然樹茂溪迴。四無人跡。肥能方斬榛蕪。舉頭一顧。則先狼在其後。相違十五六武。猶疑其或犬。然毛骨極惡。謂必狼也。聞遁逃則噬。不然則否。狼之心為然。今如遁之。我肉必為其齒牙中之物。乃手操鐮。注目以立。既而狼漸逼。其間不過六七步。咆哮一聲。跳噬肥能之胸。肥能不遑鑿之。即執其兩耳。引倒之地。以膝壓腹。然鑿與狼耳併在一握。不舍右耳。不可以鑿之。舍右耳。狼翻然



逸起。怒噬肥能頭。肥能又執狼耳倒之。以身壓其左  
股。狼怒氣益猛。啣牙鳴齒。摺動欲逸起。肥能出全力  
制之。狼竟弗能起也。肥能年十七。有姿色。嚮狼噬其  
頭。其所戴之笄櫛皆碎。髮被面。斃。然乃自謂頭胸  
及腕皆傷。而神力漸疲。躬必死於此。但令人知此狀。  
雖死無憾焉。因極聲連呼。而山谷寥々。無復人應之  
也。志摩者。肥能從姊妹也。嫁村人某。年已三十七。是  
日以插秧之事。將之某所。途聞其聲。疾走而至。隔水  
視之。則見肥能亂髮壓狼也。志摩大驚。欲輒往救之。  
則手無寸鐵。然以肥能已亡父母。一家之絕續。獨係

肥能。奮不顧身。欲以代其死。乃阻水。呼曰。吾在此矣。  
吾在此矣。吾寧取死。不使汝死。汝力矣。無令狼逸起  
為。涉水而來。曰。鑊安在。方是時。肥能氣竭神耗。且見  
志摩來。悲喜填胸。舌結不能言。志摩探榛莽中。得鑊。  
欲以斬狼。肥能壓其股。不可鑊。狼腰見矣。因鑊之者  
三頭出矣。鑊其口。折牙而不見血。又鑊其眼。誤中眼  
下。狼勢以衰。志摩曰。去。肥能手舍狼耳而立。狼猶舉  
前趾。開口向志摩。志摩奮鑊擊其項。狼於是乎愈衰。  
二女乃去。歸以告村人。々々群集。咸曰。狼之去必矣。  
然不可以不跡。募村中壯夫。得數十人。或持斧。或操



鉏鋤馳至狼所。狼尚在。衆見不肯進。投石觀其舉動。見其無能為。然後敢進。斧鉏亂下以斃之。京原村。係松代治內。藩侯賜金二女。褒其勇烈。蓋嘉永元年戊午五月十九日之事云。

野史氏曰。人之勇怯。氣耳。故地異則勇怯變矣。夫二女子之屢々。豈愈乎數十壯夫之力哉。今以數十壯夫。赴殆死之一惡狼。猶且逡巡弗進。何二女子之勇。而數十壯夫之怯也。是故善用兵者。必投之死地。蓋在生地。則強失其強。入死地。則水火弗避。如二女子者。兵家所謂死賊也。其愈乎數十壯夫。不亦宜乎。因竊謂世之朵頤垂涎於人國者。其心不特虎狼。然使圖國之士。皆如二女子。雖以寸兵尺鐵。何嘗不可制焉。而其用心不在此。見以為強虎惡狼。逡巡畏避。如數十壯夫。嗚乎。是獨何心歟。







